

情 锁 帝 心
QING SUO DI XIN

雨微醺◎著

我不是不想对你好
只是怕你习惯了我对你的好
若哪天我不在了
你就会难过
不习惯

七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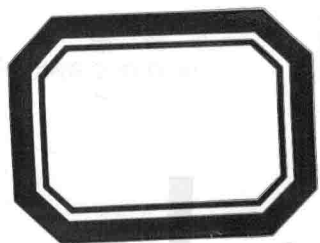
情
锁
帝
心

收魂，是他世代的宿命；
复仇，是她千年的宿怨。

情感写手雨微醺，再一次用细腻的文字征服着你心底的柔软。

台海出版社

雨微醺◎著
我不是不想对你好
只是怕你习惯了我对你的好
若哪天我不在了
你就会难过
不习惯



情鎖帝心

下教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歌：情锁帝心 / 雨微醺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68-0165-9

I. ①七… II. ①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7368号

七歌：情锁帝心

著 者：雨微醺

责任编辑：俞滢荣

装帧设计：吴小敏

版式设计：通联图文

责任校对：李书秀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邮政编码：100021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70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0165-9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引魂灯笼	1
第二章 妖杀之始	27
第三章 风间亡灵祭	55
第四章 孤魂集市	78
第五章 以血结魂	103
第六章 花都皇宫	126
第七章 皇朝权变	149
第八章 风间公主	201
第九章 相逢初见时	225



第一章

引魂灯笼

八月，宛陵国，云碎城。

今日浓雾罩城，晌午过后又飘起秋雨，雨粒细细密密地打在人脸
上，既痒又寒。街上本就不多的行人此时更是没了多少，摆着的摊子全
都收了，街边商铺多半掩了门不让雨飘进去，生意是半做不做的意思。

傍晚时分，南门大街上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位白衣男子，男子长得
很好看，背一把用软皮包裹着的剑，一手提灯笼一手执伞自雨雾中进
城，不疾不徐地从空荡荡的街上走过，径直进了桂花街上那家最大的宏
财客栈。

客栈今日没生意，老板回后堂抱儿子哄老婆去了，只留了个小伙计
在外面看着。那小伙计不过十七八岁模样，有些偏瘦，燕七歌进门的时候
他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听到响动，他眯着眼睛抬头，看到推门而入的
人时有些呆了，揉了揉眼睛才赶紧跳着起来招呼。

“哟，公子这是打尖还是住店？”

“上房一间，靠街。”燕七歌将一锭银子丢过去，然后径直上楼。

在客栈二楼左侧靠街的天字房里，小二很快送上了热茶热水，还端
着笑脸儿打听燕七歌是打哪来往哪去，是走亲访友还是游历赏玩。

燕七歌都没应声，只小心地将灯笼挂在屏风旁，那小二又热心不减
地跑了过去，笑道：“公子，现在天还未黑，点这灯笼作甚？若是公子嫌光

线太暗想亮堂些，我这就为公子掌灯可好？”

说着，那小伙计就伸手要去取灯笼。燕七歌侧目扫过一眼，那小伙计的手立刻停下，似是魂不附体般呆立在原地。

“不必了，你去吧。”

闻言，小伙计才似醒神般边挠着头转身出门，边口中喃喃念着：“咦，我方才是怎么了？”

小伙计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二楼。燕七歌立在屏风前盯着灯笼里那一星豆火，片刻后开始屈指在唇边念咒，灯笼里原本昏黄的豆火亮了些，发出一种淡粉光泽。

见此，燕七歌弯起一角唇线，转身移步到窗前，推开靠街的木窗。细雨之中的云碎城十分有韵味，粉墙黛瓦连绵铺展，似是水墨之作；临东而靠的半面江岸上江雾蒙蒙，似是仙境；正值花开时节，城北桂花山上的桂花香气裹于雨中，传来嗅之微醺。所谓烟雨江南，正是眼前景色。

与此同时，一双眼睛也正在某处黑暗的地方盯着这扇雕花木窗。那双眼的主人在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悄然将身子隐进黑暗之中，化成一道不易察觉的灰色细影从黛青瓦顶上飞快消失。

云碎城北门街，街尾倒数第二扇大门便是云碎城衙门，有一帮竹妖在县令府的后苑已经很久，具体有多久已记不太清。府中县官老爷走了一茬又一茬，每次来新老爷都要将府内重新修整，好在这些县令都喜欢这片长在后苑的紫竹，恁是苑子里的东西全都变了样，竹林还是老样子。

云碎城现任县令姓王，来云碎城接任已经三年有余，这位王县令平日没有别的嗜好，独爱睡觉。说实话，若是城中太平无事，多睡睡本也无伤大雅，可这县令大人啊，睡也就睡了，偏生又爱打呼噜；打也就打了，偏偏那声响还奇大无比，连县令府外后巷里的大狗都能听见，吓得它吠叫着朝前街跑去。

整整半年云碎城都未有案件，没有私奔殉情之类的八卦故事，没有

迎亲嫁娶、死人亡故之类的红白事情，就连小偷越货之类的芝麻点小事都不曾有一件，所以县令大人整日整日地在后堂打瞌睡，直把后苑的那些竹妖们吵得慌。

竹妖们曾想过挑个时间去吓那县令一吓，可竹妖中年长的华仪觉得这事不妥，那县令虽让她们讨厌，却还算刚直不阿、为官清廉，对百姓也比前几任县官好上许多，万一真把他吓出个毛病来，那就是她们造了孽，要受天罚的。又万一那县令请个道士回来做法，止不准就看出了这竹林的问题，将她们全砍了，倒平添许多麻烦。所以这事也就放下，后来众妖都习惯了这呼噜声，若是哪日听不到，便知是云碎城中有案子发生，县令大人在处理事务了。

近来天气不好，俗话说：下雨天，睡觉天，但意外的却是，县令大人已经接连数日都没有在午时响起呼噜。

“你们说县令这几日为何都不曾打呼了？真让我不习惯。”一只竹妖边修着自己的枝叶，边懒散地开口。

“就是就是，害得我这几日总觉得差了点什么，掉了缕魂儿一样。”另一只竹妖晃着枝叶接口。

“让你们平日不长心眼，城里发生这样的大事都不知晓。”华仪毕竟年长些，说起话来总有股领导之势。

“你听到了什么？赶紧说说。”

“我也是从府里小丫头那儿听来的，似是近来城中出了几宗命案，县衙外的大鼓都快被敲破了，城里百姓人人自危，生怕下个死的就是自己。”

“可是出了谋财害命的大盗？”

“这……”

“不是，那些人都是被割断脖子，以采纳修炼之术被吸干了精血。”徒然闻得一个还带着三分慵懒睡意的声音插嘴，聚在竹林中的众妖皆是微惊。

寻声抬头，只见在细雨微染的竹林梢头有个青衫女子微微压弯了一枝紫竹，以竹梢为床，侧身用手支着额角，瞋眼而卧。如绸青丝随着衣纱自竹梢垂下，衬着那些被细雨洗过的碧绿竹叶，美得似要入画一般。

见到竹上的女子，华仪眼中露出几分惊喜，随手便勾了一枝竹干借力跃起，在竹林间轻轻两个起落便落到了玉桑对面的竹梢上站住，一身白衣如雪，很是美貌。

“百年未见，华仪姐姐别来无恙。”玉桑缓缓睁开眼，卷、长、翘的浓睫下一双秋水般的眸子显于眼前，漆黑的瞳仁中带了一丝人和妖都没有的银灰，任谁看过这双眼便再不能忘记。

入夜，依旧是细雨连绵不断，因近来的凶案太过离奇残忍，城中街巷上早早地都没有了人影。

云天街介于南北大街之间，平日夜间这里总是夜市商贩云集，吆喝叫卖声不断，街尾那些花柳之地更是红灯高挂、春意盎然，可此时却是静得落针有声，细雨落地，化成这水汽，将一切都变得模糊迷离如真似幻，更添几分诡异。

“吱吱……”有什么声音自左侧街边花魁楼的屋顶上传出，然后是几声瓦片相碰发出的轻响，伴着一道灰影从檐顶迅速闪过，进了花魁楼的后堂。

自打天色洒黑，玉桑便一直在云碎城中最高的钟楼檐顶上守着，她亲眼瞧着那妖物从城东的某处跳了出来，然后在城中飞檐走壁地到了云天街。见妖物在花魁楼的房檐上来来回回地探看了几趟，她便也一路踏瓦飞檐地落在花魁楼对面的福来当铺檐顶上静观。

见到妖物进了花魁楼的后堂，玉桑自腰间摸出一支白玉毫笔在手，以作防备。这玉笔尾梢处垂了缕用明珠作饰的红色流苏，一触手，那明珠便有微光一闪，一看就知不是凡物。笔杆比普通的毛笔略要长上几分，以竹做样，共分七节，虽看不出是何质地，但也是遇手生温的神品，只是那笔头之上竟没有一丝鬃毛。

玉桑将白玉毫笔握在手中，正欲有所动作，却在眼角余光扫过下面的街道之际停下了，再次伏下身子静观变化。

云天街上，有一点灯火之光自茫茫水雾中渐趋透出，火灯靠近一些，依稀看清那是只被人提着的灯笼。玉桑以为是城中巡夜的更夫，但待提灯笼的人走近些，才发现却是个穿白衣的年轻男子，但又因相隔太远而看不清具体面貌。

男子似也是为花魁楼中的妖物而来，提着灯笼走到红绸缎结花的楼门前停下，面向着花魁楼，屈指在唇边念了几句咒，那灯笼里的灯火就立刻亮了几分，然后便听到花魁楼内传来一阵东西翻倒的声响。

“哐……”突然，从花魁楼二层的窗口处传来一声厉叫，半扇雕花窗棂被打了个粉碎，一双扭曲消瘦有着长长指甲的手紧紧扣住了窗口两侧，随后又有个尖瘦的头伸了出来，瞪着双极大的碧绿眼睛朝站在街上的男子看去。

“呸……”妖物扭过头张大还残留血迹的嘴，龇咧满口暗黄的长牙发出一声怪叫。

“臭道士，又是你！”那妖物的长指甲狠狠扣进木制窗台内，眼中的碧绿之光更盛，黄牙上下磕碰，在黑夜中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已经答应过你永远不再踏入花都一步，你竟还不肯放过我！你欺人太甚，就休怪我手下无情！”那妖物咬牙，说着，便自窗口跳出，直朝男子扑去。

男子微仰起头看着直扑而下的妖物，并没有作任何防备或是闪躲之势，只是在那妖物离自己只有一丈之时将手中提着的灯笼抬高了几分，那妖物一碰触到灯笼中的光便如被烈火烧炙，惨叫一声，重重反摔到了花魁楼外的街墙上。

“引魂灯笼，这……是引魂灯笼……你是谁……你是谁……”在花魁楼街墙下曲着身子翻滚的妖物眼中闪着愤恨的光，又惊恐万状地盯着那只灯笼，口唇发颤。

男子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只反手将灯笼抛至空中，那灯笼竟似有物可依般悬在了男子身侧，然后那男子开始屈指念咒，自指间引出一团白色光，润化出一把幻剑。

妖物见男子意在动手，方才从初见那灯笼的惊诧之中回神，就地打了个滚儿之后，身形猛然一张，再次朝男子扑过去，只是这次他讨了巧，并不朝靠近灯笼火光的男子上半身去，而是直扑男子的双脚。

男子闪身躲过那一扑，手中的幻剑挽出朵剑花刺向妖物的下身，妖物身形闪得很快，但还是被剑锋划过脚踝。

“道士，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只要你肯放过我，我甘心奉上百年修为助你修炼，以后也不再出来为恶。”那妖物闪开之后迅速出声。

若是放到别人，听到此话定是要动了恻隐之心，但这男子却似是完全未听见一般，手上的剑势不仅丝毫未慢，反而更加快了几分，挥剑刺上了妖物的腹部，那妖物立刻惨叫一声，被剑定在了地上不能动弹。

“为何，为何……我已经答应不再为恶，你还不肯放过我？”妖物的生命渐渐消逝，依稀已经可以看见一粒内丹自他体内显现，他却还是不甘心地瞪大了一双碧眼，眼神中的愤恨与惊诧比方才见到男子时还要多。

男子对妖物的目光仿若未见，自顾自伸出修长五指施法，将妖物的内丹收入掌中，瞧了瞧，再看看地上已经快要灰飞烟灭的妖物，微微弯起了一线唇角，将灯笼接回手中，悠然转身离去。

“我最恨有人叫我道士，你偏偏还不知好歹地叫了两次，我怎能放过你？！”

淡漠而清亮的声音在悄无人烟的夜雨街头悠然响起，妖物听着这般解释，先是瞪圆了眼，然后是满心满眼的悔不当初，恨不得自抽几个嘴巴，奈何他已到油尽灯枯之际，身形渐渐幻散。看着男子慢慢消失在街道之间，妖物心有不甘，不死心地撑着最后一丝力气，问道：“你……你到底是谁？”

“燕七歌！”

眨眼间，花魁楼外的妖物和那柄将他定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幻剑逐渐烟消云散，一切恢复平静。细雨依旧下着，街道依旧笼罩在雾气中，仿佛方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境。玉桑自房上站起身子，四顾了一圈后，悄身跃起，踏瓦离去。

就在玉桑的身影消失在云天大街旁的房顶上时，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影子悄然出现在那扇被毁的破窗后，他看着楼下已空荡荡的街道，自斗篷下露出一只握有折扇的手，轻轻敲击着另一只手的掌心。

第二日，王县令尚在梦中便被鸣冤鼓响惊醒，然后有衣衫不整的县衙文书带着个捕快一路跑过来在门外大声嚷嚷着又出命案了。

王县令口中骂着些话，手脚却很是利落地下了床，着身白色单衣就开门，然后将挂在屏风上的官服拿下来丢给了中年酸儒模样的文书，再张开胳膊将背转向文书面前的黑衣带刀捕快道：“快说，这回是什么人死了？”

“是花魁楼染晴姑娘的丫头。”

“什么？”王县令惊问了一声，然后又马上发现自己的失态，干咳了声掩饰尴尬后，挡下文书正要给他系束带的手，自己麻利地系上去，接道，“是何人发现的？”

“是花魁楼里早起的龟公。”

“马上去瞧瞧。”王县令扶正头上的发髻，戴上文书递来的乌纱帽，却不想刚抬脚出门槛就和迎面而来的人撞了个正着。

“瞎了吗，连本官都敢撞？！”王县令本就坏的心情这下更是差了几分，一时没忍住就爆了粗口。

定睛再一看，却是府里的管家王旺。知道王旺定是有事才会如此急着来找自己，王县令便忍了火气问道：“什么事？快说！本官还急着去办案子。”

王旺边陪着礼边道：“是……是老夫人又发火将房里伺候的丫头赶

走了。”

“那就再去从外面找个回来，这种事不必再来问我了。”王县令随口吩咐，然后匆匆地领着捕快和文书同早候在外面的仵作去了花魁楼。

待王县令从花魁楼回府，已是午时。阴沉了半个月的天气有了些许变化，细雨终于停了，甚至空中还出现了一轮模糊不清的太阳。

王县令面色不佳，刚一进府，便看到他那年老挑剔的老母亲正坐在正厅喝茶。王县令有些心烦地暗叹了口气，但又不能装作不见地绕开，只得硬着头皮进厅去请安。却不想走进之后才发现此时厅中并非只有老夫人一个，还有一个白衣公子也坐在右侧的椅上喝着茶。

能同王老夫人安静相坐的人自打十年前其父亲亡故后王县令就再未见过，更莫说还能如此品茶细谈。王县令不禁大为疑惑地上下打量那男子，斜眉飞入，星目炯然，不仅生得清俊好看，更是气质出尘高贵。

“母亲，这是……”王县令向王老夫人行过礼后侧首询问。

“这是燕七公子，今日我去寺中进香，回来途中马车坏了，是燕公子送我回来的。”王老夫人少有所露出了笑容，向王县令介绍燕七歌。

燕七歌冲王县令微微颌首，算是招呼。

虽说在朝中论官品王县令算不得什么人物，可在这云碎城中他却是一方之主，任谁见了他都得堆着三分笑，行礼拍马屁。这男子虽被他娘称作客人，可如此不懂礼数，还是让他心中很不爽。正要指责燕七歌见了朝廷命官不行礼的罪，却见到燕七歌的手指无意间将自己的袖口勾起了一角，有片带着纹饰的物件在王县令的眼皮儿底下一闪而过。

虽只是一闪而过，但也足以让王县令惊呆在原地。将到了嘴边的话强咽回去，等再回神，才发现自己额头上不知何时竟生出了细汗。

燕七歌从椅上起身，走过了几步道：“听闻最近城中怪案连生，莫要让老人家受了惊吓才好。”

“多谢燕公子挂心，本官代家母谢过公子。”

“今日还有事，先行告辞。”燕七哥随意地冲王县令抬了抬手腕施

礼,后径直离去,走出几步后又转过身来,用目光示意王县令,看了看一直立在王老夫人身后的素衣小丫鬟道,“大人府中丫头泡的茶甚是好喝。”

然后,没待王县令接话,燕七歌已径直离去。王县令抬袖拭了拭额角的汗,复将目光转向王老夫人身后的素衣丫头。

那丫头长得倒是机灵俊俏,却看着很是面生,大概猜到这是王管家新招进府来伺候王老夫人的。

“你是新进府的吧,叫什么名字?”

“回老爷的话,奴婢叫玉桑。”

陪王老夫人食过午膳,王县令回了前衙办公。玉桑伺候着老夫人喝完半壶茶水,老夫人就犯了困,去了房间午睡。

待老夫人睡实,玉桑便悄声出门沿着府中回廊走动,在廊外花叶丛林间仔细四下查看,从老夫人住的东苑一路查到另一头的西苑,在西苑的花池旁,玉桑停下了步子。

花池里的荷叶很浓密,却没有一朵荷花。玉桑围着花池行了大半圈,最后在花池旁的假山边停下来。凑近假山的镂空石洞朝里看了看,却什么也没看见,只觉得有股阴冷的风从里面若有若无地吹出来。玉桑随手扯了一片假山上的草叶放到洞口,那叶子就开始泛黄变枯,手指一松,枯叶就立刻被吸了进去。

玉桑微蹙了眉头,正要再寻块石头丢进去听听声响,却冷不防有一只枯瘦的手突然从背后伸出,按上了她的肩头。玉桑冷汗一渗,反手就将那人的手腕扣死了,只要她一用力,那背后之人就要被她掐断脉门。

“你不在东苑伺候老夫人,跑到这西苑来做什么?”王管家没好气地指责玉桑。

玉桑一听这声音,赶紧松了手,脸上摆出一副小姑娘怕事的神态,怯生生地回道:“王管家,我知错了,这就回去。”

“嗯,你新进府不要乱跑,省得惹了主子不高兴,平白招骂。”王管家

瞧着玉桑这可怜的模样，又忍不住软下些语气。

“我说过多少回不许下人到这里来！滚出去！”一个很尖利刺耳的女声自对面传来。

玉桑抬头看去，隔着半个花池，看到一个十分清瘦的女人正指着她和王管家。

“夫人恕罪，我这就带她走。”王管家匆匆回话，拉着玉桑就走。玉桑这才发现王管家的手心竟全是汗，再一看，他的脸色苍白，额头也全是细密汗珠。

离开西苑，王管家立刻轻松了许多，边拭额头的汗边道：“以后再不可私自进西苑，今日之事也不许说出去。”

玉桑试探着想问王管家那个女人是谁，但王管家只是瞪了她一眼，然后便匆匆离去。

虽然西苑里的事情王管家没说，但就在晚膳的时候，玉桑还是没费多少口舌便从府里的宋厨娘口里问出了事情的原委。

不出所料，那个精瘦凶悍的女人果然是王县令的结发妻子陆氏。王县令高中探花后就娶了陆氏过门，也曾风风光光地当过几年京官，只因前些年一桩皇亲案子的牵扯被罢官，后来还是因他平日行事为官的清廉口碑传到了皇帝耳中，加之皇亲的案子已过许久，皇帝才又让他来云碎城当了个县官。虽没了大富大贵，但比起同在牵连之列的其他官员，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好歹是衣食无忧、名誉尚清。

说到这里，有人肯定要问这与陆氏有何干系？问题就出在了王县令被罢官这事儿上。王县令当年出事时陆氏已有孕在身，本以为会被抄家，却不想第二日来的圣旨只是说被罢官。陆氏大喜之下早产下一只死胎，一夜之后便粒米不能进、滴水不能沾，本以为是要撑不过去了，却不想过了几日，陆氏又突然好了，只是她自此得了癡疾，忘了许多从前之事，且性子变得急躁易怒。

“后来一直那般未曾变好过？”玉桑问。

宋厨娘边收拾着众人吃完的碗筷，边看了看左右后，凑近玉桑道：“哪还指望着能好些，是越发变坏了。她不许下人进苑去，也从未见她出来走动过，若不是有人远远瞧见过那苑里有人，大家都只当那是处空苑子。”

玉桑没有再问下去，只是暗自握紧了袖下的那支白玉毫笔，又和宋厨娘闲扯了两句其他的事情才离去。

回到东苑，玉桑见到老夫人竟独自坐在窗边盯着屋外发呆，她用手拭了拭壶壁，发现那茶壶还是热的，便知这茶水是方才续上的。

“老夫人，方才是哪位姐姐替我做事了？”玉桑猜测也许是府里的其他丫头来帮她添过热水，想着回头若是遇上就道声谢。

“是她来了，她回来了……”老夫人喃喃地念了两声，然后又醒神般抬头看向玉桑，改口道，“难不成你以为我老到连茶水都不能自己添的地步了？”

玉桑心知这老夫人又上了火气，赶紧低下头不说话，暗自对自己使了个静音咒，任凭着老夫人好一顿唠叨，她却一个字都没能听见。

等老夫人唠叨累了，已差不多天色全黑，吃了些糕点后，玉桑伺候着老夫人早早地洗漱睡下。从老夫人的屋里出来，玉桑就看到前面院里立着一个身着白衣的曼妙女子，肤白貌美，正是华仪。

“丫头，你好好的妖精不当，跑来伺候一个老婆子有什么好？”

“你以为我乐意呀，还不是为了你们。这府里应该有只妖怪，我需将她拿下。”

“一只妖怪？哪里仅一只呀！”华仪笑着瞧玉桑。

“你知道？”

“后苑那里不是一群嘛，我还是其中之一呢。”

“不是你们，是只吸人精血修炼的恶妖，我一路追踪才到的云碎城。”

“我就说你怎会突然来了云碎城，原来是为了收妖，你果然是不把

我这个姐姐放在心头的。”

“此次事情出得蹊跷，再者……我似乎感知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闻言，华仪原本几分玩笑的姿态尽收，柳眉微动，试探地问道：“是那些东西？”

玉桑点头，后又摇头，道：“我虽还不太确定，但引魂灯笼已经出现，一切已经开始，我必须弄清楚。”

“若真是如此，我也应出些力才是。”

“放心，若需你帮忙，我定不会客气。”玉桑笑着，得意地挑了下眉头。

与华仪告别，玉桑先回下人们所住的院子里转了一圈，让众人都知道她已回来，然后她再从屋后窗悄然飞身出去，翻身落在屋顶上。

从下人所在的院子到陆氏所在的西苑，玉桑小心地在一棵树后落下，远远看去，屋内的灯火将一个坐着的女子的身影映在窗纸上。轻步走到白日所见那个有阴风吹出的假山边，假山石洞依旧黝黑不见底。玉桑从地上拾了颗石子小心地放到洞口，轻轻一推，那石子就顺着洞口滚了下去。

玉桑将耳朵贴在假山边，一阵石子在洞中滚落的声响后，那石子似是停了下来，然后有窸窣窸窣的声音自里面传出，似是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玉桑暗自高兴自己所料没错，这假山之下别有洞天，正待要将脸凑近了洞口去看，却冷不防洞中突然伸出一个暗红的蛇头来。那蛇头大如升斗，一双碧眼分外大，獠牙森森，估摸着一张嘴便能轻松地吞下整个活人。

玉桑闪身退后，却因那蛇头出现得太快，她被吓得有些缓不过神，脚下一个不稳就向后跌坐在了地上。

“不许伤她！”就在玉桑以为那蛇头会再次向自己发起攻击时，突然，有一个冷清的呵斥在身后响起，同时有道剑光从自己头顶贴着头皮

擦过，迎面刺向朝自己扑来的蛇头。

大蛇硬生生被逼了回去，玉桑惊魂未定地抬头，看到那晚在花魁楼外遇到的白衣青年正站在自己身后，一手提着那只灯笼，一手屈指引咒于唇前。

“瞧什么瞧，还想活着就快到后面去。”未待玉桑发愣，燕七歌已经发话。

玉桑顾不得再仔细看他，连滚带爬地赶紧躲到了燕七歌后面，道：“道……”

“道长”二字才到嘴边，玉桑就想到那夜花魁楼的妖物只因说他是道士便丢了性命，又赶紧改口道：“公子，多谢多谢。”

燕七歌并没有理会玉桑的话，将手中灯笼抛起，悬于空中，手中凝出幻剑，跃步上前，扬手挥剑，以霸道剑气将赤头蛇逼回了假山石洞。

“你怎么放他走了，那可是只蛇妖？”玉桑一看赤头蛇回了洞，就指着问起来。

燕七歌似是没有听见玉桑的话，退后一步收起手中以法术凝成的幻剑，抬腕将悬在空中的灯笼接回手中，又掸了掸衣襟后，这才慢慢地将目光移向玉桑，微抬下巴慢声道：“你也是只妖，我是不是也要现在收了你？”

“你……”玉桑立刻语塞。

“别以为你消了一身妖气我就瞧不出端倪。”

“哼，道士断鬼识妖，那是小把戏，也不见有谁如你这般得瑟。”玉桑低着头小声念叨。

闻言，燕七歌的脸色即变，声音立刻拔高了一成，目露凶光道：“你说谁是道士？”

果然，这是燕七歌的死穴。玉桑深谙“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赶紧赔笑着改口道：“没没……公子不是道士，公子怎么会是道士呢。”

“真是个没气节的妖。”燕七歌面露鄙夷。